

# 美军高层高调反对从阿撤军

■胡小刀

近期,阿富汗局势再现和平曙光,美国总统特朗普大力推动与塔利班和谈,并表态将从阿富汗撤军。美国军方高层却高调表态称,“阿富汗当前政治形势不容许美国撤军”。

## 军方公然“唱反调”

3月7日,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约翰·沃特林在美国国会作证时就阿富汗问题表态称:“我认为最佳军事建议是,我们应该基于政治进程做出决定,阿富汗当前政治形势不容许美国撤军。”

沃特林解释称,美国在阿富汗问题上取得胜利应有两大标志,一是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通过和谈达成政治协议;二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得到捍卫,确保阿富汗不再成为对美发动恐怖袭击的基地。沃特林暗示,美国当前并未实现上述两大目标,因此驻阿美军不能撤离。沃特林警告称,如果驻阿美军撤离,俄罗斯极有可能乘虚而入,“我们(美军)从阿富汗撤离会给他们(俄罗斯)填补真空的机会,他们必将增加(在阿富汗的)影响力,同时处于更有利的位置”。

沃特林此番表态与特朗普政府在阿富汗问题上的做法大相径庭。在竞选期间,特朗普便表示希望美军从阿富汗撤离,称对阿富汗“没有胜利的战争感到厌倦”。自2018年7月以来,特朗普改变前任奥巴马政府不与阿富汗塔利班直接谈判的立场,授权美国阿富汗和解事务特使扎尔梅·哈利勒扎德等人,先后与塔利班举行6次和谈。2018年12月20日,多家美国主流媒体报道称,特朗普决定未来数月内从阿富汗撤出7000名士兵(即当前驻阿美军的一半)。

今年以来,阿富汗局势趋于缓和,1月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第5次和谈取得“重大进展”,据称双方代表签署和平协议草案,驻阿外国军队将在未来18个月内撤出。2月5日,特朗普在美国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时表示,将减少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存在,并持续推进同塔利班的和谈。《纽约时报》3月1日报道称,根据美国与塔利班达成的协议,所有驻阿美军将在未来3至5年内撤出阿富汗,2001年以来部署到阿富汗的其他



驻阿富汗美军

国际部队也将同时离开。

## 撤军问题引争论

沃特林的此番表态,凸显了美国军方与特朗普政府在阿富汗问题上的矛盾。

美国军方认为,阿富汗问题的优先解决之道是增加驻阿美军,执行“先胜后谈”战略,即美国在阿富汗增加相当力量的反恐部队,协助阿富汗安全部队取得对塔利班的实质性胜利,提升阿富汗政府公信力,遏制巴基斯坦对塔利班的支持,最终促成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的和谈。这一战略在2017年时一度得到特朗普政府的认可。当年8月,特朗普发表阿富汗新战略演讲,宣布将增加驻阿美军人数,并在阿富汗战略中赋予美军更大的权限。2018年初,沃特林宣布,驻阿美军将“聚焦进攻行动”,在2018年“迅速为阿富汗军队赢得主动”。当年11月,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承认,“一年前阿富汗战场陷入僵局,目前仍然没有变化,塔利班并未在战场上走向失败”,宣告“先胜后谈”战略彻底失败。

“先胜后谈”不成,美国军方转而寻求保留驻阿美军,执行“持久战”战略,即美国不寻求在外交或军事上立

刻采取强硬行动,而是保留适当规模的驻阿美军,有条不紊地推进阿富汗战略,协助阿富汗政府打击塔利班,直至恐怖主义威胁彻底消除。“持久战”战略在美国国内不乏支持者,曾任驻阿富汗大使的瑞恩·克拉克指出,同塔利班进行谈判是“投降主义”。美国国会参议院今年1月也通过修正案,反对特朗普的撤军计划。

不过,军方的态度显然无法代表美国的民意。根据最新民调,61%的美国民众支持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美国政府和学界部分人士也认为,美国出兵阿富汗的战略目的已经达到,他们引述美国国防部2018年6月的一份报告称,“本·拉登被击毙,‘基地’组织遭受重创,残余骨干力量目前疲于自保”。

## 尽早脱身为上策

展望未来,驻阿美军很难在解决阿富汗问题上发挥决定性作用,尽早撤离才是“最佳军事建议”。

一方面,驻阿美军如果留下,很有可能成为“鸡肋”。首先,胜利遥遥无期。虽然自2005年以来,历任驻阿美军司令几乎都对阿富汗战局持乐观态度,但正如丹尼尔·戴维斯中校在《阿富汗战争评估报告》中所言:“我们的高强

度军事行动并未像军方高层所说的那样削弱了暴力威胁。随着军事行动强度的减弱,我们未来的行动很可能以失败告终。”其次,重建难有作为。阿富汗政府内部一盘散沙,腐败问题蔓延,阿富汗军队作战能力依旧孱弱,控局能力严重不足。

另一方面,驻阿美军如果尽早撤离,结果或将可以接受。从当前情况看,由于谈判的主动权在阿富汗塔利班手中,且美国、俄罗斯等国均拒绝将阿富汗政府和美国的北约盟友纳入谈判进程,和谈在短期内取得各方认可成果的可能性不大。即便如此,在内外因素的交织影响下,美军全部或部分撤离阿富汗已是大势所趋,阿富汗塔利班也有可能“卷土重来”。但上述情况并不意味着美国撤军将导致“灾难性后果”,因为撤军一方面会让美国在经济上摆脱一个“吞金兽”,另一方面也可让美国在反恐战争方面划上一个相对圆满的句号。毕竟,美国人当前恐袭身亡的几率“比浴缸漏水或野鹿袭击身亡的几率还低”。

总之,美军当前最应该反思的不是如何保留在阿军事存在,而是通过战争根除恐怖主义的可行性。正如《纽约时报》所评论的那样:“恐怖主义没有边界,我们可以在特定情况下遏制恐怖主义,但无法堂而皇之地将其终结。”



特朗普多次“炮轰”民主党,称这些调查都是骗局

# 新调查发起,特朗普再迎“政治风暴”

■陈艺元 张伟伟

在民主党于众议院发起一系列调查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特”上接连发出“骚扰总统”“可耻的调查”“民主党人疯了”等推文攻击民主党。舆论分析认为,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启动调查后,特朗普随后的两年总统任期或将再度迎来一场“政治风暴”。

此次“政治风暴”源自特朗普的“后院起火”。就在特朗普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越南举行会晤时,特朗普的前私人律师迈克尔·科亨在众议院监督和政府改革委员会听证会上说了不少不利于特朗普的证词。证词内容包括,特朗普早就知道竞选对手希拉里可能身陷“邮件门”以及特朗普曾指使科亨安排女星“封口费”等。虽然科亨的证词并未给出特朗普违法的实际证据,但毫无疑问对特朗普个人形象造成打击,恶化了特朗普的处境。

科亨的证词让民主党找到新的突破口。如今掌控众议院的民主党拥有调查权,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已发起针对特朗普的新调查,调查重点涉及特朗普执政期间是否“妨碍司法公正”等。为进一步攻破特朗普团队,司法委员会还要求白宫、特朗普竞选团队、特朗普家人以及家族企业等81个组织或个人交出相关资料。按照要求,接到提供文件要求的组织或个人必须在两周内给予回复,否则将被直接传唤受审。

根据美国法律规定,只有司法委员会才能就总统的不当行为提出弹劾,当年针对尼克松和克林顿的弹劾案都是由

众议院司法委员会调查开始的。毫无疑问,民主党是想发起新一轮针对特朗普的“政治风暴”。

面对民主党的“咄咄逼人”,特朗普通过线上发布推文、线下讲话的方式展开反击。在一连串的推文“反击”中,特朗普用大写字母斥责民主党人的行为是“总统级骚扰”,同时宣称所谓“通俄”的人,正是“大骗子”希拉里、克林顿和民主党自己。民主党正在妨碍司法,他们正在做的和已经做的才是真正的犯罪。在线下讲话中,特朗普也多次“炮轰”民主党,称这些调查都是骗局,对美国而言是一种耻辱。

美国媒体称,随着民主党持续加大调查力度,特朗普正试图通过法律程序和政治姿态双管齐下,在尽量减少政治影响的同时,将自己变成“狂热民主党人”的“受害者”。针对此次调查事件,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表示,白宫视众议院民主党议员对特朗普的新调查是“卑鄙的”和“侮辱性的”,同时表明民主党目前“极其害怕其有关‘通俄’虚假故事的破灭”。

民主党发起的新一轮调查极有可能是为2020年大选提前造势。对民主党而言,如果特朗普在2020年大选中获得连任,美国的经济、移民、气候变化、多边贸易等重大内外政策都将不可避免地“保守化”,连民主党自身能否保持团结都将成为问题。不过,在民主党方面目前尚未出现特朗普强有力竞争者的当下,调查的实际影响可能不大。

# 俄欧关系回暖障碍重重

■徐川

做出的选择。

首先,俄欧之间合作有清晰的历史脉络。俄欧之间的历史实践表明,对抗只会导致分裂和战争,合作才有和平发展的可能。整个欧洲多年积淀和培养的历史、文化和安全认同,对俄欧接近产生强大的引力。

其次,双方的合作有明确的现实基础。导致制裁发生的各热点事件渐趋稳定,克里米亚回归乌克兰已无可能、乌东地区保持停火状态、叙利亚政府基本控制全国局势等,这些问题要么已成既定事实,要么短期内解决无望,在这种情况下,欧盟制裁的价值和意义自然要打问号。

最后,恢复合作承载着双方共同的发展愿望。因制裁导致的巨大经济损失成为双方都无法承受之重,乌克兰危机前,俄欧双边贸易额在4000亿美元(约合2.6万亿元人民币)以上,制裁开始后双边贸易额迅速下降,直至去年才勉强恢复到2900亿美元(约合1.9万亿元人民币),远不及先前水平。经贸合作受挫更直接的后果是双方发展机会的丢失,尤其是德法两国在俄罗斯深耕细作历时20余年建立的广泛经济联系受到严重打击。此外,欧盟内部危机加剧,俄罗斯务实的能源出口政策和巨大的融资需求,也是双方开展合作的利好消息。

虽然俄欧双方都有改善关系的需求和意愿,但关系的改善、合作的展开仍面临重重障碍。这些障碍中,除俄欧在文化传统、观念、地缘政治经济利益等方面的分歧与冲突外,美国的影响不可忽视。美国为维系全球霸权,在一再打压俄罗斯的同时,还寻求弱化欧盟影响力。特朗普上台后推行的单边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破坏了大西洋联系,而对俄罗斯释放的积极信号,欧盟各国或许需要重新思考对美国和俄罗斯外交的未来规划。

(作者单位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西语学院俄罗斯研究中心)



# 俄称美在国际军火市场地位下降

■赵艳斌 王小明



土耳其副总统称预计7月获得首批S-400系统

近日,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俄外交部国防和军控问题司司长弗拉基米尔·叶尔马科夫在柏林出席会议时表示,美国企图破坏土耳其采购俄罗斯S-400防空导弹系统的计划,表明其在国际军火市场地位下降。

叶尔马科夫称,俄方正按计划履行有关向土方供应S-400防空导弹系统的合同,该合同有望今年年底前执行完毕,美国多次肆无忌惮地向土耳其施压逼其放弃这笔交易,不过是妄图采用政治手段打击俄罗斯在全球军火市场中的地位,美方在国际军火市场地位下降之势不言而喻。

前段时间,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公布2018年世界十大军火出口国家名单。资料显示,2018年全球销售武器及提供军事服务的总额达

到3995亿美元(约合2.68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略有增长。根据名单排名,美国依然排在2018年世界十大军火出口国家首位,俄罗斯紧随美国其后,颇有与美国“分庭抗礼”之势。

不过,美国要想维持军火市场的主导地位,可能越来越难。对此,美国政府似乎已意识到这一问题,为扭转局面,美国可谓煞费苦心,不惜解禁原有的诸多武器出口限制,并“发动”政府官员充当军火推销员。

去年,美国政府放宽武器出口限制领域动作频频。一是授权美国军工企业以直接商业销售的方式,与外国政府进行有关常规武器出口的谈判。二是鼓励外交系统特别是驻外使馆人员与外国军火商主动接洽,当好军火推销员。三是放宽武器出口审查限制。四是简化武

器出口审批程序。美国政府这一系列的政策,其实都是为军火市场上的“订单”服务。

外表风光无限的美国,究竟经历了什么,导致自己国际军火市场老大的地位不再稳固?

首先,武器进出口很大程度上是国际政治的体现。美国作为超级大国,领导北约这一全球最大的军事联盟体系,其在国际上说一不二的地位,引来许多国家争相追随,甘当“跟班小弟”,不惜重金购买美国的武器装备,颇有交“保护费”的味道,这也是美国在世界武器出口市场上多年占据榜首的重要原因。但随着特朗普总统多次强调“美国优先”战略,一些昔日盟友和“小弟”接连受到美国的制裁和恫吓,一些国家开始重新认

识和美国的关系,在军事上开始有所保留。比如法国和德国均拒绝引进美国的F-35战机,自主研发新一代战机。

其次,他国一些高性价比的武器装备冲击美制产品。近年来,特别是在叙利亚战场上,俄制武器受到认可,相比美国的同类武器,俄罗斯的报价更“接地气”,这让不少中东国家产生兴趣。以近来炒得沸沸扬扬的土耳其采购俄罗斯的S-400防空系统为例,美国希望土耳其放弃俄制产品购买美制“爱国者”系统。事实上,S-400系统与“爱国者”系统性能近乎相当,但前者价格仅为后者的1/3,所以土耳其“铁了心”要买S-400系统。

再次,美国一些防务企业的军售贸易模式限制了美制武器的订单。对于美国许多防务企业,他们倾向于“授之以鱼”而不是“授之以渔”,担心与外国供应商分享生产工作与技术诀窍,会催生“一个竞争者”。目前对于许多国家,经济下行压力普遍存在,如何缓解国内就业压力成为各国政府“颇为头痛”的事情。当前,许多军售国家承诺与武器进口国合作生产武器,帮助其发展国防工业,创造就业机会,增加国家财富,相比美国只出售产品的模式,自然吸引力更强。

最后,一些出口的美制产品并非完美无瑕,部分性能被“阉割”。据报道,一些出口的美制武器,常常在性能上“大打折扣”,比如美国卖给日本的F-15J没有发射中距空空导弹的能力,严格意义上讲无法算是三代机;美国卖给沙特和埃及的M1A1坦克,都是没有贫铀装甲的版本。此外,美军前段时间交付给澳大利亚的首批F-35战机,还没怎么使用,就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质量问题,这让一些国家对美制武器的性能产生质疑。